

註詳語白照對文言

類分
經詩

註譯天嘯許



社書學羣海上

文言對照
白話註解

新式整理分類詩經

許嘯天

軍事

騶虞二章——是說打獵不肯多殺禽獸

——國風召南第十四——

彼茁者葭，壹發五豝。于嗟乎騶虞！——賦體

彼茁者蓬，壹發五豝。于嗟乎騶虞！——賦體

在那很茂盛長大的蘆草堆裏面去打獵，那邊有五隻雄的野豬；因爲不忍心多殺野獸，便射過一支箭去，應應打獵的名兒。唉！這國王的存心慈悲，好似那仁慈的騶虞獸，不忍心吃活的禽獸一般。在那很茂盛長大的茅草堆裏面去打獵，那邊有五隻纔生下一年的小野豬；因爲不忍心多殺野獸，便射過一支箭去，應應打獵的名兒。唉！這國王的存心慈悲，好似那仁慈的騶虞獸，不忍

心吃活的禽獸一般。



彼菑。

草木的萌芽壯盛的樣子，稱做菑。

者菑。

菑，便是蘆葦。

五豝。

豝，是雄的。

野豬；

一發五豝，是說有五隻雄的野豬，祇射過一支箭去，是存心慈悲的意思。

于嗟乎。

于字

和吁字通用，是贊嘆的口氣。

騶虞。

騶虞是一種野獸，白黑花紋的。他生心慈善，不肯吃活的

禽獸；詩裏拿他比打獵不肯多殺禽獸的人。

者蓬。

蓬，便是茅草。

五豸。

豸，便是纔生了一

年的野豬。



苗——苗字，音拙。

葭。

葭字，音加。

豝。

豝字，音巴。

于。

于字，音

吁。

豸——豸字，音宗。

擊鼓五章——衛國把守地方的兵士想回家去不得，便做這首詩說

說心裏的意思。

——國風邶第六——

擊鼓其鐙，踴躍用兵；土國成漕，我獨南行。——賦體

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；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。——賦體

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；于以求之，于林之下。——賦體

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；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——賦體

于嗟闊兮！不我活兮！于嗟洵兮！不我信兮！——賦體

那兵隊裏打着鼓的聲音是很響亮的，大家很有精神，一跳一跳的拿着兵器出去；同是當兵的人，有的在國裏做着土工的，有的在漕的地方造着城牆的，獨有我們當兵的，却要到南方去打仗。跟着我們的元帥孫子仲去，打服講和在陳國和宋國，如今打仗的事體完了，還不放我們回去；我憂愁的心腸，便越法憂愁得利害了。在這地方住着，在這地方守着，在這地方失去了我們騎的馬。在這地方守得日子久了，兵心便懶惰渙散了。這失去的馬到什麼地方去找尋，在那樹林下面去找尋。去在外面打仗的人，和家裏的人死着活着是隔離得很遠。我們當兵的人出來的時候，和這家裏人都預先約定回家來的日子，拉着你家裏人的手，對他說：這番出去打仗回來，便和你一塊兒住着到老。唉！如今我們當兵的人和家裏的人，離得很遠了啊！今生今世怕不能夠

給我活着回去的了啊！唉！我們當兵的人臨走的時候，和家裏人預先約定回家去的信約啊！又怕不能夠叫我做得到這個信約了啊！

音註

其鏜。鏜，是說打着鼓響亮的聲音。踊躍。踊躍，是說一邊走着，一邊跳着，高興有

精神的樣子。土國。土國，是說在國裏做着挑土填土的工作。城漕。漕，是衛國的地名；城

漕，是說在漕的地方造着城牆。平陳。平，是講和的意思；平陳，是說打服了陳國和陳國講和

有忭。忭，是說心裏十分憂愁，心裏跳着。爰居。爰，是在的意思；爰居，是說在這裏住着。

契闊。契闊，是說分離得遠的意思。成說。成說，是說預先約定的話。洵信。洵，是說預先

約定可信的話；信，是說做到這預先約定的話。

音註

鏜。鏜字，士當反。忭。忭字，敕中反。契。契字，苦結反。于。

于字音吁。洵。洵字音荀。信。信字，同申。

有狐三章——婦人在家憂愁在外面打仗的丈夫日子久了沒有衣

服穿

——國風衛第六——

有狐綏綏，在彼淇梁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裳！——興體

有狐綏綏，在彼淇厲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帶！——興體

有狐綏綏，在彼淇側。心之憂矣，之子無服！——興體

有一隻狐狸，慢慢的走着，在那淇河的橋上。這狐狸的皮，可以做衣服的我見了這隻狐狸，便想起我的丈夫來了，我心裏真十分憂愁啊！我這丈夫出去打仗，許多日子了，怕沒有衣裳穿呢！

有一隻狐狸，慢慢的走着，在那淇河水深的地方渡過河去。這狐狸的皮，可以做衣服的我見了這隻狐狸，便想起我的丈夫來了，我心裏真十分憂愁啊！我這丈夫出去打仗，許多日子了，怕連帶子也沒有了呢！

有一隻狐狸，慢慢的走着，在那淇河的岸邊。這狐狸皮可以做衣服的我見了這隻狐狸，便想起我的丈夫來了，我心裏真十分的憂愁啊！我這丈夫出去打仗，許多日子了，怕沒有衣服穿呢！

詩

綏綏，綏綏，是說狐狸慢走的樣子；狐狸多疑心，所以他走路很慢，一邊走着路，一邊

留聽着前後的聲息。淇梁。淇，便是淇河；石橋稱做梁。淇厲。水深可以渡過去的地方，稱做厲。

揚之水三章——在外面把守地方的兵士心中怨恨的意思

——國風王第四——

揚之水，不流束薪；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申。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？——興體
揚之水，不流束楚；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甫。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？——興體
揚之水，不流束蒲；彼其之子，不與我戍許。懷哉懷哉！曷月予還歸哉？——興體

那慢慢流着的水，不能夠流進那綑着的柴草裏去；好似如今國王的恩典，不能夠用在我們兵士身上一樣。我們出門的時候，那兵士家裏的人，不肯放我們到申國去把守着地方。如今我們當兵的在外面想家裏想得十分利害啊，想家裏想得十分利害啊！什麼月份可以放我們回家去呢？那慢慢流着的水，不能夠流進那綑着的木料裏面去；好似如今國王的恩典，不能夠用在我們兵士身上一樣。我們出門的時候，那兵士家裏的人不肯放我們到甫的地方去把守着駐紮着。

如今我們當兵的在外面想家裏想得十分利害啊！想家裏想得十分利害啊！什麼月份可以放我們回家去呢？那慢慢流着的水，不能夠流進那一細的楊柳木裏面去；好似如今國王的恩典，不能夠用在我們兵士身上一般。我們出門的時候，那兵士家裏的人，不肯放我們到許國去把守着地方。如今我們當兵的在外面想家裏想得十分利害啊！想家裏想得十分利害啊！什麼月份可以放我們回家去呢？

揚水

水慢慢流着的樣子，稱做揚。

束薪

束是一細一細的薪，是柴。

彼其之子

彼其之子，是說他這個人，是走去把守着地方的兵士，指着家裏人說的。

戊申

兵士在一定

的地方把守着駐紮着，稱做戊申，是國名，是姜姓的國家，平王母親的家裏。

懷哉

懷是說肚

子裏記念着人的意思，哉字是十分動情的口氣。

曷月

曷是問的口氣，便是說什麼的意思。

束楚

束楚是樹木，束楚是說一細樹木。

戊甫

甫是國名，也是姜姓的

國家，便是呂國。書經裏的呂刑禮記也稱甫刑。甫國和申國相連的。束蒲，楊柳木可以造箭的，稱做蒲。戊許，許是國名，也是姜姓，在如今潁昌府許昌縣地方。

其

其字音記

還

還字音旋

蒲

蒲字音古反

大車三章——兵士怨恨的詩

——國風王第九——

大車檻檻，毳衣如綈，豈不爾思？畏子不敢。——賦體

大車嘽嘽，毳衣如璫，豈不爾思？畏子不奔。——賦體

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，謂予不信，有如皦日。——賦體

我們當兵的人，跟着大夫坐的車子，那車輪子很響的走着；車子裏坐着的國王，和大夫他身上穿着畫着花的上衣，繡着花的下衣，五色都備。那青色的，好似初生出來的蘆草一般。我們出去打仗的人，豈有不想着你家裏人的？祇怕這國王的王法兇，便也不敢想着家裏的人了。我們當兵的人，跟着大夫坐的車子，那車輪子發出很笨重很慢的聲音來走着；車子裏坐着的國王和大夫，他身上穿着畫着花的上衣，繡着花的下衣，五色都備。那紅色的，好似赤色的玉一般。我們出去打仗的人，豈有不想着你家裏人的？祇因怕這國王的王法兇，便也不敢逃回去了。我們當兵的人，是很歡喜自己家裏的妻子；我和我的妻子，活着雖是住在兩處地方的屋子裏，死了却原意同

葬在一個墳窟條裏。倘然說你做妻子的不相信我的話，我便可以對天罰咒；好似這天上這白色的太陽一般，這個心也和太陽一般常常不敢變的了！

大車

大車，是說帶兵出去大夫坐的車子。

檻檻

檻檻，是說車輪子轉動着的聲

音。

毳衣

毳衣，是說做國王做官員穿的衣裳；上身的衣服是畫着花的，下身的衣服是繡着

花的，有五種顏色。

如葵。

初生的蘆草稱做葵；毳衣如葵，是說做國王做官員穿的一種青色

的衣服，好似初生出來的蘆草一般。

畏子。

子，是說那國王和官員。

噶噶。

噶噶，是說車子

走着笨重的聲音。

如璫。

璫，是一種紅色的玉。古時做國王和官員穿的衣服，有五色的一種

紅色的衣服，好似紅色的玉一般。

穀則。

活在上是要吃五穀的，所以穀便是說活着的意

思。

國穴

穴，是說墳裏窟窿，同葬在一個葬裏，稱做同穴。

皦日。

皦，是白色；日是太陽。

毳

毳

毳字，尺銳反。

葵

葵字，吐敢反。

噶

噶字，音吞。

璫

璫字，音吞。

字，音門。

穴

穴字，戶橘反。

皦

皦字，音皎。

清人三章

——說鄭文公輕容易丟去他的兵隊

——國風鄭第五

清人在彭，駟介旁旁；二矛重英，河上乎翱翔。——賦體

清人在消，駟介麋麋；二矛重喬，河上乎逍遙。——賦體

清人在軸，駟介陶陶；左旋右抽，中軍作好。——賦體

那鄭文公厭惡高克，便打發他帶了清地方的兵到河上面彭的地方去抵敵着狄國的兵；那四匹馬拉着一輛車子，車子上都披着盔甲，在路上跑着，一步也不停留。那魯夷矛兩支槍，槍頭上披着紅色的排鬚，重疊着插在兵車的頭上；那高克帶的兵，不知道打仗，祇跑在河面上游玩着。那鄭文公厭惡高克，便打發他帶了清地方的兵到河上面消的地方去抵敵着狄國的兵；那四匹馬拉着一輛車子，車子上都披着盔甲，露出很威武的樣子來。那魯夷矛兩支槍，槍頭上祇空留兩個掛排鬚的架子；兵隊出來日子久了，那槍頭上排鬚統統脫光了。那高克帶出來的兵，不知道打仗，祇是跑在河面上游玩着。那鄭文公厭惡高克，便打發他帶了清地方的兵到河面軸的地方去抵敵着狄國的兵；那四匹馬拉着一輛車子，車子上都披着盔甲，在路上跑着，很快樂自在的樣子。那車子上左面的兵士，拉着馬繮繩，把車子兜着圈子玩兒；車子上右面的兵士，拔

着。着刀玩兒在車子中間坐着的將軍高克，他也無心打仗，祇把自己的面貌打扮得很美麗的游玩着。

讀

清人。清，是地名；清人，是說清地方的兵。鄭文公時候，有一個武將，名叫高克，文公心

中厭惡他，打發他帶了清地方的兵到河上去抵敵狄人。那高克也無心打仗，帶兵在外面許多日子，把兵隊解散，自己逃到陳國去。這詩裏是批評文公不該把自己國裏的兵丟去。在彭，彭是河上的地名。駟介，四匹馬拉着的一輛車子，稱做駟介，是盍甲。旁旁，是說車馬跑得快不停的樣子。二矛，矛便是槍；二矛是說曾矛夷矛。重英，重是重疊的意思；英是槍頭上的排鬚。翱翔，鳥閒飛着兜圈子，稱做翱翔；人閒走着游玩，也稱做翱翔。在消，消也是河上的地名。庶庶，庶庶是威武的樣子。重喬，重是說兩個的意思；喬是槍頭上掛排鬚的鉤子。在軸，軸也是河上的地名。陶陶，陶陶是說快樂自得的樣子。左旋，左是說坐在車子上將軍左面的兵士，便是拉馬繮繩的人；旋是說車子回轉來。右抽，右是說坐在車子上將軍右面的勇士抽，便是拔刀。中軍，中軍是說坐在車子中央的將軍，便是高克。作好，作好是說打扮着美貌的樣子。



彭——彭字，普郎反。

旁——旁字，音崩。

廙——廙字，音標。

軸——軸字。

音胃。

駟驥三章——說打獵熱鬧的樣子

——國風秦第二——

駟驥孔阜，六轡在手。公之媚子，從公子狩。——賦體

奉時辰牡，辰牡孔碩。公曰左之，舍拔則獲。——賦體

遊于北園，四馬既閑。輶車鸞鑣，載猷歇驕。——賦體

在打獵的時候，那拉車子的四匹馬，毛片都長成黑色，好似鐵一般的，長得十分肥大；那趕馬的人，六條繩子拿在手裏，車子跑着十分平穩。這是國王親愛的人，跟着國王出去打獵。那打獵的地方，管着山林的人，帮着趕攔那四時的野獸來，候國王打着獵。那趕出來的四季時候的野獸，却長得十分的強壯。國王吩咐那趕車的人說道：快打着馬向左面轉灣去，追着野獸射着野獸。左面的身體，那射箭的本領很高，放出箭去，便能夠射倒捉住野獸。這時候種田的事體已經完了。

便跑到北面圍場裏去打獵；那四匹馬拉着車子跑着，是已經教練得很純熟的了。那打獵用的輕車子和鸞鳥叫着的聲音一般的鈴兒，掛在馬嚼鐵的兩傍；那車子上裝着打獵用的長嘴的狗和短嘴的狗。

駟

駟

四匹馬拉一輛車子的，稱做駟；馬的毛色和鐵一般的，稱做駟。孔阜，孔，是

十分的意思；阜，是說馬身體肥大的樣子。六轡，拉馬的繩繩稱做轡；六轡，是兩服兩驂各兩轡，驂馬的裏面兩轡套在軾裏面，所以祇有六轡在手中。媚子，媚子是說他所親愛的人。于狩，于，是去的意思；狩，是打獵。辰牡，辰，是說時候；牡，是雄的野獸。辰牡，是說及時的雄的野獸。古時管山林的人，到一時便獻一時的野獸：冬季獻狼，夏季獻麋，春秋兩季獻鹿和猪。率是說管山林的人帮着把野獸趕出來。左之，左之，是說向左面追上去；古時打獵，是射野獸左面身體的。舍拔，舍，是說放出去；拔，是說箭。既閑，閑，是說教練得純熟。輶車，輶，是輕的意思；輶車，是說輕車。鸞鑣，鸞，是一種鸞鈴；他的聲音和鸞鳥叫的聲音一樣；鑣，是馬嘴裏的嚼鐵。鸞鑣，是說把鸞鈴掛在馬嚼鐵的兩傍。載獫，在車子上裝着，稱做載；長嘴的狗，稱做獫。歇驕，短嘴的狗，稱做歇驕。

音義

賦

賦字音賦。

拔

拔字音鉞。

輶

輶字音由。

鑣

鑣字音

標。

獫

獫字音獫。

小戎三章——記念那到西面去打仗的兵士

——國風秦第三——

小戎倭收，五檠梁輶，游環脅驅，陰韞鋈續，文茵暢轂，駕我騏驎。言念君子，溫其如玉；在其板屋，亂我心曲！——賦體

四牡孔阜，六轡在手，騏驎是中，騶驪是驂。龍盾之合，鋈以觶軫。言念君子，溫其在邑，方何爲期？胡然我念之！——賦體

倭駟孔羣，公矛鋈錙，蒙伐有苑，虎韞鏤膺，交韞二弓，竹閉緹縻。言念君子，載寢載興，厭厭良人，秩秩德音！——賦體

那坐着出去打仗的兵車，他那裝貨的地方，是很淺的，把車腰收得很小，用五色的皮帶綁在

那和橋一般的車槓上，又拿皮做成活動的圈子，套在馬背上；又拿兩條皮帶綁在車槓的兩頭上，攔住馬身子，叫車槓裏面的馬不能夠跑到車槓外面去，車槓外面的馬不能夠跑到車槓裏面去。那車子的靠手板前面，有一塊側轉的橫板，穿着兩條皮帶，前面吊住驂馬的頸上，後面吊在這陰板上面。那白金澆在那接皮帶的地方，車子裏坐着有花紋的虎皮墊子。那車輪子很大，四周的輪杆子，是很長的，用那騏馬，又是左腳白色的馬，拉着兵車。說起想起我那到西面打仗去的兵士，他的性格十分溫和，好似玉一般的；他們去打西戎，住在西戎地方的板屋子裏。我想那兵士出去打仗的辛苦，叫我的心窩裏也亂了！那拉兵車的四匹雄馬，身體長得十分高大，那趕馬的人，六條繮繩拿在他手裏，馬跑着是很平穩的。那騏文的馬，和紅色毛片黑色鬃毛的馬，在車子前面的正中拉着；那黃色毛片黑色嘴的馬，和黑色夾雜的馬，在車子前面的兩傍拉着。那畫龍的籐牌，遮在車子上面，保護着車子上的兵士；拿白金澆在有舌頭的環子上，和掛繮繩的轡上，裝飾得十分美麗。說起想起我那到西面去打仗的兵士，他的性格十分和順，却出門很遠的在西面地方的城池裏，不知他到什麼時候是他回來的日子？爲什麼叫我這樣想着他呢！那拉兵車的四匹馬，都拿薄薄的金葉子做着盔甲；那馬身上很輕，覺得十分靈便。那三隻角的槍頭，拿白金去澆着他下

